

江城探馆

马洪超 张 淇

“先有吉林城，后有吉林省”。吉林市，这座流淌着江水韵味的城市，因历史悠久的松花江呈“倒S形”穿城而过得名“江城”。不仅带来雾凇等自然奇观，更在这里孕育了绵延不息的历史文化——东/西团山遗址、夫余古国、明代造船厂、打牲乌拉衙门……

江水奔流，卷走了夫余鹿鸣、渤海钟声、乌拉旗影，却将深厚的历史层层沉淀于两岸滩头。如今，吉林市正围绕“一条江、一座城、一方文化、一部城市发展史”的“博物馆之城”建设目标，加强对历史文脉的系统梳理、对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、对多元业态的创新融合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正日益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。

往事越千年

如果谁说东北“没文化”，吉林市第一个不答应。

《吉林省志》记载，早在西汉时期，夫余人就在吉林地区建立了夫余古国，其国都设在东团山一带。鼎盛时期，夫余国疆域千里，人口20余万人，延续约700年。

松花江东岸，铁路桥一旁，有一处高出平地约50米的椭圆形小山包，仿佛东北人日常吃的菜团子，这就是东团山。沿着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，一座二层建筑矗立在人们面前，二楼几十平方米的室内正举办“鹿山风云——东团山遗址夫余王城展”，从遗址分布、城址规模、建筑构件、墓葬等级4个方面介绍了东团山文化遗址的历史文脉及重要价值。

“这件古陶器的纹饰和形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是判断其年代的重要依据，人们也可以从中直观了解夫余人的生产生活状态。”吉林市丰满区文旅局副局长姚则闻说。

“我从小在江城长大，每天隔江望着这片山峦，却从没深入了解过。退休后深度游览家乡，才发现东团山、西团山这些遗址蕴藏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，真切感受到家乡悠久的文明脉络。”正在东团山游览的中学退休教师金贞女看过展览后忍不住感慨。

川流不息，文明永续。明朝永乐年间，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辖，在此设立了造船厂。辽东都指挥使刘清曾三次领军到松花江畔造船，两次刻字留念。如今，在松花江丰满大坝一侧的阿什哈达摩崖，两处明代石刻仍清晰记录着当时的情景。

江畔的斧凿声一次又一次促进了吉林城营建。“明代船厂的兴起，带来了人口聚集，促进了经济繁荣，最终‘堆起了一座城’。”吉林水师营博物馆讲解员盛旭介绍，清朝为抗击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侵扰，于顺治十三年在吉林乌拉重建船厂，修造战船，组建

水师。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在原船厂遗址基础上扩建，通过景观复原、雕塑及声光电等技术手段，生动再现了吉林水师营的历史。游客在此不仅可以了解到吉林水师营立下的赫赫战功，还能感受到当年船厂造船的繁忙景象，仿佛亲历了那段金戈铁马岁月。

有别于关内的行省制，清朝在东北地区实行“军府制”。“吉林乌拉”（满语为“沿江的城池”）作为吉林将军的驻地而存在200多年，直至光绪年间，才设立吉林省。基于这样的行政建制史，吉林建制博物馆在去年6月揭牌，正式对外开放。该馆是目前东北地区唯一以城市建制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，丰富的地图、印章、官员帽服等充分展现吉林市地域文化特点。“在这里回望历史，人们能深刻感受到‘先有吉林城，后有吉林省’的含义。”该馆资深讲解员王桂春说。

文化多灿烂

作为满族的重要发祥地，吉林形成了悠久浓郁的民俗文化。

吉林市船营区德胜路47号，在王百川居宅旧址基础上建成吉林市满族博物馆——一座典型的东北民居二进四合院落。该馆通过静态展示和活态表演，生动展示了吉林地区满族乌拉部的源流和生产生活习俗、打牲乌拉总管衙门、康乾东巡等重要历史知识。

该馆副馆长杨超说，博物馆不仅注重展陈内容的丰富，还积极开展“行走的博物馆”进校园、“我在博物馆里画文物”、满族服饰体验打卡等活动，让地方民俗文化更加可感可知，融入日常生活。

吉林市的文化基因是多元的，既有民俗的绚烂多姿，又有工业的雄厚厚重，还有戏曲的意蕴悠长。

始建于1881年的吉林机器局，是东北地区洋务运动的重要见证，也是中国近代机械工业的一个缩影。如今，吉林机器局旧址已被改造为展览馆，斑驳的铁皮间、旧时的大门牌楼仍完好保存，长满苔藓的砖瓦上还能清晰看到当年刻下的“1929”字样。展览馆内，时间轴清晰地标注着关键节点：1883年建成投产，1900年遭沙俄侵略军摧毁，1952年成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兵工厂。老厂房里，一件件实物无声诉说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艰辛起步和经历的苦难辉煌。

70多岁的退休工人武哲抬起因工伤而变形的手指轻触展柜，在一台老车床前驻足良久，“我在吉林市一家工厂干了一辈子冲压工，这些机床和我当年用的差不多。在这里重温机器史，我为国人的自立图强精神深感自豪”。

吉林被誉为京剧的

“第二故乡”。清末民初，以牛子厚为代表的吉林商人在北京创办了著名的“喜连成”科班（后改名“富连成”），培养了梅兰芳、周信芳等一大批京剧名角，为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。走进吉林市的京剧出科博物馆，人们不仅能看到珍贵的戏服、道具、剧本等文物，还能通过触摸屏、VR设备等互动装置，亲身体验京剧的化妆技巧、唱腔和身段。每逢周三，这里还会举办公益化妆课，专业京剧演员现场教授脸谱绘制与旦角化妆技巧。“希望通过这些公益活动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京剧、喜爱京剧，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。”喜连成京剧公园项目负责人霍星竹说。

如今，行走在吉林市的街头巷尾，人们仍可闻得皮黄声韵。周末的傍晚，吉林市百年老店新兴园饺子馆，大堂一侧的京剧舞台让票友们在京腔京韵里沉醉，兴致更高者则直接登台唱念，吃饺子的同时过把戏瘾。

文化资源已然如此丰厚，上天又“送”来大礼。1976年3月，一场世所罕见的陨石雨降临吉林市，让这座城市更富神奇魅力。其中的“吉林一号”陨石重1770公斤，至今保持着世界最大石陨石纪录。

穿过一段浩瀚神秘的“时空隧道”，一块巨型陨石矗立在吉林市博物馆的环形展厅中央，这就是“吉林一号”陨石。在幽蓝的展厅灯光下，这块“天外来客”向人们讲述着宇宙的奥秘。“这里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，很多家长带孩子来探访陨石，为学习文化、探索宇宙开启梦想之门。”吉林市博物馆副馆长孙至申说。

业态活起来

博物馆“活”起来，业态创新不可或缺。对此，吉林市积极探索。

在吉林机器局旧址院内，一座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“1881 咖啡店”成了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。在这里，人们一边品尝浓郁的咖啡，一边感受百年工业文明的厚重。

“工业遗产不应只是冰冷的机器，加入咖啡香味和琅琅读书声，更符合当下文旅潮流。”吉林机器制造局展览馆副馆长叶子说，机器局原址上的表正书院现已被改造成研学基地，院内还新增了户外射击等休闲项目。

人参是吉林省特产，吉林官参局博物馆不仅用鹿骨签子、开山铲、铁签子等工具还原了长

白山采参习俗，还推出沉浸式采参体验区，游客购买“参票”就可以在此体验挖人参、定等级、参与拍卖、装箱封存等过程，满满的人参文化之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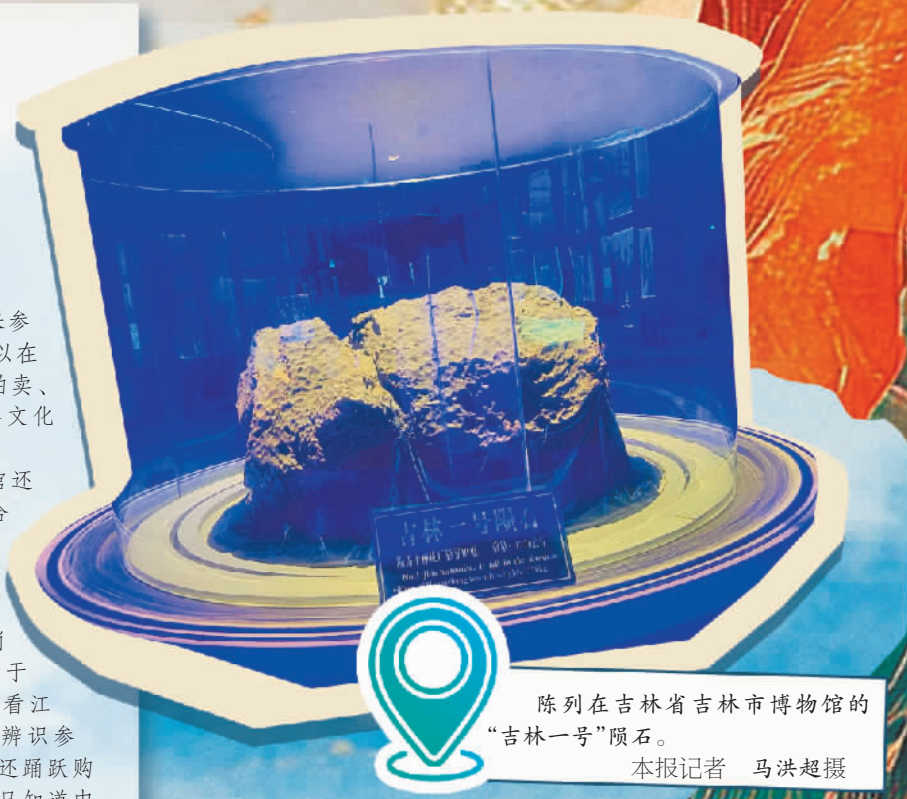
不仅如此，官参局博物馆还以传统参药智慧为根基，融合现代生活美学，开发出“人参皂”“人参护手霜”“人参面膜”等系列护肤品，推出“三‘参’有幸”等文创产品，备受消费者青睐。该博物馆运营主管于沅鑫说，在去年的“携手外宾看江城”活动中，外国友人在这里辨识参形、品读清代账本、体验采参，还踊跃购买人参制品，“他们都说，以前只知道中国有长白山人参，来了才知道一株人参背后竟蕴藏着千年的山林智慧与人文故事”。

松花江同一侧，与吉林官参局博物馆隔一条小路，坐落着一座府邸。它原为清末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老宅，后由其曾孙张连山于1941年改建为东洋式别墅。去年2月，该府邸的产权单位将整个一层对外免费开放，不改变建筑结构、布局及外观，依托文物建筑布置展板和老照片，让观众深度感受吉林市历史。

同样完成转型的还有吉海铁路吉林总站旧址，其外形酷似雄狮伏卧，是电影《天若有情3·烽火佳人》、电视剧《人世间》等影视作品的取景地，被誉为“中国最文艺的火车站”。如今，这座站房被改造升级为集茶歇、旅拍、文创市集于一体的文旅地标，开放数月游客量就突破20万人次，成为影视取景与城市打卡的热门场所。总站旧址工作人员宋亚男说，站房还定期举办各种主题活动，如音乐会、读书会等，全力打造集文化、休闲、社交于一体的城市文化客厅。

方寸建筑，可见天地；一声汽笛，百年回响。吉林市文广旅局副局长、文物局局长李智渊说，全市已有文博场馆数量达84家，其中国家备案博物馆40家，平均每4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，密度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。

历史并未远去，它正以博物馆等新的形式，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生；吉林市这座城市也正因历史文化精神的注入，倍加历久弥新，坚定走向新的辉煌。



陈列在吉林省吉林市博物馆的“吉林一号”陨石。
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



吉林京剧出科博物馆外景。
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

下午5点半，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的莫家街夜市开始热闹起来。四五百米长的街道上商铺林立，店铺前的货摊上摆满了水果、土特产、首饰、服装等，而游人比肩接踵。牦牛肉汉堡、洋芋津津、青海炕锅等地方特色美食彰显着河湟文化的独特魅力，炭火烤肉的烟火气在空中飘荡，整条街飘香。

“得知莫家街夜市重新开张，我们都特别高兴。这几年西宁打造‘中国夏都’，来避暑的游客越来越多。我们看好夜市经济，就申请在莫家街摆摊儿。”48岁的汪明红高兴地说。

莫家街是西宁市著名的老商圈，有着多年历史，是城市的商脉之一，也是西宁城市文化的底色之一。但这条历史悠久、承载繁华的老街，曾因“退市还路”于十几年前被关闭。作为高原城市，西宁夏季十分短暂，市民尤其喜欢浪漫的露天消费生活。莫家街的寂寞，让西宁人心有不甘。如今，夜市重开，不仅顺应了民心，还激发了创业和消费活力。

华灯初上，夜市红火，200多个新设的摊位吆喝迎客。“老板，来半斤香辣酥脆！”“老板，来一斤微辣折耳根！”汪明红的辣椒摊生意很好，产品有苦瓜丝、折耳根、香酥节节脆等产品。“这些都是我自己纯手工做的辣椒脆，把它做成小零食，拌饭、夹饼子，就着啤酒都好吃。还有几款我们家做的辣椒面，做成烧烤料、蘸料，味道都很不错。”汪明红说。

要辣一起辣，要火一起火。西北人喜欢酸辣味，马忠义、金晓鹏等年轻人合作经营的摊子叫“八米汁脊”。酸辣里脊是青海的代表菜之一。作为新一代青海餐饮人，他们顺应消费融合化、个性化、年轻化潮流，推出了创新版酸辣里脊、酸辣夹沙、酸辣土豆块等，食材和味道更丰富。“我们的食材里有来自宁夏的马铃薯粉、青海的豌豆淀粉、河南的辣椒段、江苏的香醋、山东的大葱、海南的黄灯笼椒、新疆的烤馍。一道菜，容纳了各地特色，代表了青海人的宽阔胸怀和热情好客。”马忠义说。

西宁的商业业态普遍偏小，小信子、小超市、小酒吧、小摊位……夜市也是，一个摊位长不到两米，生意虽小，收入还不错。“青海很美，你来更美”“你收获爱情，我收获金钱”之类的文艺牌匾在莫家街随处可见。夜市是城市文旅极为重要的加分项。作为“中国夏都”，西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旅游避暑。很多游客白天游青海湖、日月山、茶卡盐湖等景区，晚上逛夜市，是重要的消费力量。西宁文旅也发力在莫家街举办演唱会等活动，夜市更加热闹。

晚上10点半，莫家街里依然人声鼎沸。食客捧着刚出锅的美食穿梭其间，交织成夜晚最鲜活的市井画卷。从寂寞到再次红火，莫家街现象并不鲜见。可见，烟火气与现代化并不相悖，惠民生、促消费，永续商脉是长久发展之计。

本版编辑 陈莹莹 姚亚宁 美 编 高 妍
来稿邮箱 fukan@jrb.cn

莫家街

拓兆兵

生活中的经济学

量贩零食店为何遍地开花

丁振乾

“两三元就能买品牌饼干薯片”“上百种散装零食任意挑选”……从县城到乡镇，在街角与量贩零食店不期而遇已成逛街“标配”。

数据显示，我国量贩零食店数量自2022年以来便开启“狂飙”模式，2025年全国量贩零食门店数量有望突破4.5万家。量贩零食店为何遍地开花，又是怎样实现盈利的？

量贩零食店也叫零食折扣店，是一种以工厂直采或贴牌生产为核心，通过精简供应链环节实现低价销售的休闲食品零售业态。在竞争激烈的休闲食品零售赛道，这种以零食为主营业务的零售业态，在下沉市场闯出一片天地。

精准切中消费者行为习惯。相较于传统商超坚守实用主义、效率至上的装修风格，量贩零食店轻松明快的装修风格、琳琅满目的零食商品，为消费者营造出放松闲逛的空间，更好满足了消费者非目的

性消费需求。通俗流行、活泼欢快的背景音乐，拉近了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，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。县城消费者会为小众网红零食买单，乡镇消费者更偏爱5元以下的散装零食，这都为下沉市场零售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，也为满足社交需求的量贩零食店筑牢了市场基础。

同样是瞄准下沉市场，量贩零食店怎么与传统商超竞争？

量贩零食店突破了传统商超采用的“厂家—经销商—商户”供应链模式，选择直接与厂家对接，降低了商品的采购成本，与厂家的议价空间也更大。此外，量贩零食店的商品种类既囊括少数知名零食品牌，也包括一些白牌产品——贴牌产品或小众自有产品，以“大牌低价”为核心的卖点吸引消费者，打造“品牌引流+白牌盈利”的销售与盈利模式。

分众化营销策略，助力量贩零食店站稳下沉市场。傍晚时分，带着孩子闲逛零

食店成为不少父母的选择。量贩零食店在选品时，更倾向于引入糖果、食玩、联名商品等易吸引儿童注意的品类，即使未能转化购买，也能为儿童提供轻松的逛店互动体验。父母也愿意能提供即时满足感的平价食品付费，在量贩零食店度过较为悠闲的亲子时光。高频率优惠券、爆款联名商品、限时特价等销售策略，又吸引老年人、学生这类更看重性价比的群体，巩固量贩零食店在下沉市场的主导地位，而支撑这些策略的是量贩零食店独特的商品组合逻辑。

在商品组合和分众化营销筑牢市场基础后，头部量贩零食商家为冲刺上市、拓展商业版图，还开启了快速扩张的加盟模式。不少量贩零食品牌吸收借鉴餐饮行业的运营模式，其中部分品牌采用“快招”模式（即侧重快速招商、后续支持较弱的模式），以“0加盟费，6个至12个月回本”“从店铺选址到员工招

聘均由总部统筹”等口号吸引加盟商，为后续冲击IPO积累规模优势、营造市场热度。与此同时，相较传统商超运营需经繁琐审批程序，量贩零食店审批流程更加简化，吸引不少渴望快速盈利的投资者加盟。但是，加盟模式虽降低了就业门槛，但也潜藏着“回本承诺”难以兑现、同质化竞争严峻、盈利空间不断压缩等挑战。

如今，随着量贩零食行业进入整合提质阶段，部分头部品牌开始收购区域小品牌，“零食+茶饮”等复合业态逐渐涌现，量贩零食门店歇业合并的现象也日趋普遍。消费者要主动关注“大牌低价”商品的保质期、核对“白牌商品”的配料表与生产资质，避免因低价忽视品质；量贩零食商家，唯有在提升产品质量、优化服务体验、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实现利润的稳固增长，才能赢得“市场争夺战”的最终胜利。